

墨尔本

## 学开车的老人



**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因想为女儿留下“万卷书”和“万里路”的印迹,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字,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

有一阵子,我在墨尔本的驾校做私人翻译,专接来这里生活、英语口语和听力不太好的华人。工作内容不复杂,一来是把教练员和考官的指令转译给他们,二来是往返于驾校和他们的住处之间接送,算是给初来乍到的同胞们搭个桥。

有一天,有位华人老太太要



学车。我替她填写申请表,注意到她的年龄比我的母亲还要大,心里犯了嘀咕:这么大年纪,就算拿到驾照,恐怕也开不了几次车,花费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可既然接到了活,我也尽心陪着。

练车的时候,我倒是挺轻松,因为老太太居然可以用英语跟教练交流,虽然语速缓慢,但清晰利落。我安安稳稳坐在后排,满足这份差事,反正她已经提前给我支付了费用。

只有在我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太太才会开启中文吐槽模式,她说,自己在家实在太无聊,儿子忙着工作,学个驾照可以亲自接送孙子上学、放学,还能带他出去转转,还说以前自己在国

内是小学的英语老师。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她和教练交流起来那么顺畅且有条理。

考完路试的当天,老太太就拿到了L驾照(学习驾照,L牌持有者不能独自上路,必须由全驾照或国际驾照持有者陪同,开到一定时长后才可持红P牌照,独立开车)。我最后一次履行司机职责,送她回家。车子刚开出考场不远,老太太就问:“要么,我开车?”虽说她已经拿到了L驾照,有我在旁边,开车合法,但我可放心不下,毕竟这是我接送她的最后一段路程,万一出点乱子,得不偿失。而且之前她已经多次说自己不喜欢开车,只是为了想要给孩子分担一下,才硬着头皮学车,想到这,我更加不敢

冒险。

我顿了一下,还是婉拒了,明显感觉她有些失落。我见状,连忙补了一句:“回头让您儿子陪您吧,您也更放心。”

老太太却叹了口气:“儿子哪里给我这个机会。他一开车就容易狂怒,性子急得很,他肯定不愿意。小伙子,还是你热心,脾气好,从不催我。”

听到这话,我心里还有点愧疚。说实话,我听这位老太太说慢慢吞吞英语的时候,也挺着急的,很多时候一个小时的训练课硬生生拖到了一个半小时,但毕竟她是我的“金主”,我只能压下心里的急躁,耐着性子在后座坐着。

车又开了一会儿,我越来越觉得老太太刚才的话让人心酸,

便说:“阿姨,刚才路口车杂,现在这里的路宽,车也少,您要是想要试试,就现在吧。咱们慢慢开,不着急。”

老太太的眼里马上就亮了起来。换她开车,我们的车速慢得像只蜗牛,我不再看时间,还提议去郊外练一练,几圈下来,老人家已经越来越有信心,返程路上,她说下周再跟儿子一家出行,可以为他们开车分担一下了。

经过她家附近加油站时,她执意要给我加满油,被我拦住了。看着老太太开心地回家,车窗外的夕阳给安静的街道铺了一层柔和的橘黄色,将这位老人影子慢慢拉长,我看到了一种笨拙又执拗的爱,在异国他乡,就像刚才“蜗行”一样,慢,但坚定。

密歇根州

## 老客栈,内有喷泉

**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喜文学、旅行,散文刊于多家报刊。



当我和家人步入这座拥有130多年历史的客栈的门槛,恍若行旅荒漠忽遇甘泉。客栈名叫“Fountain Point”——喷泉点,其名直白,院中确有一泉,不舍昼夜地涌流。是泉因店生,抑或店为泉立?岁月幽深,已难细究。



行脚南北,客栈种种也算见识不少。此番随家人漫游密歇根湖,女儿预订了这百年老店,便随缘而栖。

客栈的外观未见古意,入门方觉底蕴。前台低矮,陈设朴实,甚至显出几分旧气。两位女侍者,一位五十多岁,另一位年逾花甲。年轻的核对了预约,年长的便递来两把铜钥匙,系着红丝绳,缀着细红木。女儿好奇:“这店真有一百多年?”老者的回答干脆如金石坠地:“1889年,我们的客栈就建好迎客了。”

拾级而上,老店的“真容”在廊道间渐次铺展。转角处,五六只书柜姿态各异,满盛着泛黄的精装典籍。一座壁炉,风尘仆仆,俨然历史的印戳。一盘未竟的国际象棋,静候旧主再战。包着褐

色老皮的台球桌,油光温润。陈列柜里,端端正正放着一具老海螺壳,它沉默着,似乎满怀悠悠往事,若吹响,或能唤回百年前大海的涛声。厅门旁,一只斑驳的樟木箱引发了我的关注,它就像我奶奶家的樟木箱一样,雕龙画凤,古意盎然,分明是故国匠心的遗韵。可见经营客栈的家族,对我们中国有一份独特的好感,才在这万里之遥,收藏了这样的古董。

步入客栈的庭院,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无墙的院落中央,一株巨木擎天,需数人合抱,树龄必逾百年。面前,利勒诺湖(Lake Leelanau)千古不废,它的“老”默默见证着客栈的“老”。我与爱人坐于巨树浓荫之下喝起中国带来的绿茶,只觉岁

月葱茏又蓬勃,时光的碎影簌簌筛落,一种名曰“地老天荒”的苍茫,悄然漫上心头。

客房中,百年的沧桑痕迹更是无处不在。生铁铸造的床架,花纹缠绕、木色沉郁的床头柜、收纳柜、写字台,连同那面老式水银镀膜的穿衣镜,都忠实地映照着流逝的光阴。床头的画布,一朵花、一株草,透着古旧东方的韵味,仿佛自《枕草子》的书页间移栽而来。连那粉色的墙饰,也氤氲着百年沉淀的暖意。

晚餐不忍囿于室内,辜负了这湖天胜景。我们一家特意将餐食摆上湖边的旧桌,一面品尝美味,一面远眺湖面上的帆船。湖水悠悠,6点已过,斜阳犹悬,所有的湖帆上都镀上了金橙色的光。湖畔气候多变,一会儿,细雨

忽至,不大,亦不忍离去。雨也似解人意,大约一刻钟左右便停歇了。于是,我们安心静坐湖边,看游艇如箭,犁开银浪;看栈桥之上,孩童嬉水,恋人依偎,枕着湖波沐清风;更多的人在椅上闲话,任时光流淌。

夕阳一寸寸沉坠,湖面由银练渐镀成金箔。尤其在那欲落未落之际,湖水恍若沸腾,金芒刺目。9:05,它终于恋恋沉入湖底。天空出现了迷人的蓝调时刻,接着,天色由宝蓝变为深蓝,天幕渐暗,晚风渐劲。与我们住在同一客栈的旅人似有默契,大家抱起客栈备好的干柴,在院中燃起熊熊篝火。火焰跳跃,舔舐着沉沉的夜色,也把百年客栈与三三两两的旅人,温柔地拥入它温暖的呼吸节律之中。

乌恰

## 祖国最后一缕阳光在这里落下

**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天色还灰蒙蒙的,我们便已乘坐大巴从喀什启程向我国陆地最西端进发。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下午两点到达位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木哈纳村域的“中国西极”景区。

大红色的景区大门门楣上写着四个金色大字“西极疆门”。穿过大门望过去,正前方灰色山体的斜坡上镶嵌着一幅巨大的白色雄鸡形状的中国地图,地图



的下方是一行用石头垒砌的大字:“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望边防”。这地图与这标语,显然是边防官兵用双手垒砌的。作为游客,我们只是把这里当作风景,短暂地看一看,而他们却是把自己的整个青春甚至一生,都交给了边地。

游西极景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登上我国陆地最西端的地理标志——著名的西极时光塔山顶平台,那是祖国最后一缕阳光落下的地方。

攀登西极塔山顶平台有徒步、骑马、骑骆驼和乘越野车四种方法,根据体力和对高原的适应性,我和老伴分别选择了徒步与乘越野车。两条腿比不过四个轮子,当我爬过580多米的徒步通道,气喘吁吁地到达塔下的二

级平台时,老伴已气定神闲地在那里候我多时了。

与老伴会合后,再攀爬一段栈道,我们终于来到巍峨的西极时光塔脚下。

西极时光塔,是西极景区的核心景观。19.99米高的两座白色梯形塔身隔着1.99米宽的通道对称矗立,在无边的旷野,两座塔身上部分别刻着同样的内容:“中国西极”“北纬39.73度、东经73.98度”。两个塔体上部中间凌空布设着一个银色的金属球。

看似简单的造型,有着很深的寓意。呈正东西方向,南北对称布置的两个高耸塔身,如同日夜守护祖国西大门的忠诚卫士,代表着中国西极的国门形象,同时又构成“山门中开、东西贯通”的形态,呼应着“一带一路”开放

与联通的时代内涵。当旭日东升,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塔身中间上部的银色金属球体上,便会形成反射。随着太阳的移动,阳光也会产生不同角度的反射,直至最后一缕阳光消失。这种与日同辉的动态体验,让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帕米尔高原午后炽烈的阳光,照耀在白色的塔身上熠熠闪光。山风呼啸,感觉一不小心就会被吹出国界。

我裹紧衣服,围着时光塔顺时针、逆时针各走了两圈。环顾四周,一座座山峰如沉默的巨人般列坐。不远处的国门边境线外,隐约可见吉尔吉斯斯坦的村落。目光越过群山,在对面那片如今已为异域的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碎叶古城。唐代

大诗人李白诞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一段幸福的童年时光。据说,现在的碎叶城还能追寻到李白的痕迹,那里有一条“李白路”,还有一座李白衣冠冢。

北京位于东八区,西极塔位于东五区,两者相差3个时区。在西极,夏至时日,晚至北京时间23:30太阳才沉入山脊;即使冬季,太阳也坚持到21:00才恋恋不舍地落幕。因而西极时光塔下,是“中国最晚送走日落”的地方。

如果深夜11:30,站在西极塔下目送祖国最后一缕阳光沉入天际,那该是多么浪漫,多么庄重,多么震撼,又多么有仪式感!然而,遗憾的是,因是随旅行社跟团游,必须服从团队时间安排,我们无法亲眼目睹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只能想象那绚烂的落日景象。